

□徐宏力

诗仙李白在《将进酒》中写道: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。”那么,人生不得意时怎么办?如果没有金樽,只能用饭碗饮酒会如何?贵族快乐装饰性强,“高处不胜寒”是真体验;原生态的大众快乐最踏实。喝名酒担心有假货,包装越精美、广告越漂亮越让人怀疑成本没全用在酒浆里,为了忽悠消费者需要花很多钱,羊毛出在羊身上;村里的烧锅土酒最真纯,一下肚就知道是粮食做的,盛酒的家什随便,喝着心里有底。对于平头百姓来说,实惠就高兴。

宋代文人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说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。快乐不起来,也悲痛不下去,这是不是麻木不仁?当然不是,如果是,也是高级“麻木”。如果心术不正的人故意惹你不快,而你表情麻木,不生气,他会很生气的。修行到了至高境界,平衡能力极强,轻易没有情绪波动,宠辱不惊,随遇而安,宁静致远。平常心即平常乐,常态愉悦在高贵的静穆中弥漫。

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”,这是聪明的幸福安排。总盯着收获会膨胀预期,希望有多大,失望就有多大。看准、闷住。看准了以后就剩下闷住了,不要再看,看也没用,一门心思地培育过程幸福,这是最要紧的功夫。有耕耘就一定有收获,不能没有天灾,也不能总有天灾。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,总有愿者,没缘分上了钩也会脱钩的,何必殚精竭虑?沉入耕耘过程,进而沉醉其中,就有乐趣上门,这是收获前的大收获,过程幸福实为顺手便宜。结果是瞬间的,过程是长久的。我曾与著名画家张朋有些接触,那是位想法很少的居士,只知道做手边的事,他有诗为证:“来时空手去空手,富贵荣华何时有。看破红尘万事休,及时行乐一壶酒。”张先生不是享乐主义者,他的“及时行乐”很简单——喝小酒、画自心,这就是生活的全部。也许正因为他注重眼前快乐,才有了远大成就。

快乐是得到的,更是找到的。你可以一脸苦相地活在世上,也可以面带微笑走完一生。前者赔了,后者赚了。“早餐才吃到一个鸡蛋。”“早餐都吃到一个鸡蛋

了!”你比较一下两个句尾的标点符号,同样的享用可以有不同的心情。我们何不学会欣赏自己的生活?要使劲表扬自己哪怕一点点的成绩,给每一天快乐,给每一件事快乐,给每一个人快乐,别人也会给你快乐的。乐常者常乐,能发现生活中的细节美,是有高情调与大智慧的人,有资格做身边人的快乐领袖。

我在农村插队时,到处都是单纯的乐趣。夏天听着蛙鸣沉沉入梦,不希望秋天到来;秋天看到累累果实挂上枝头,不希望冬天到来;冬天围坐在热炕上烤火盆,不希望春天到来;春天呆坐在桃花树下想着桃子的甜美,傻傻地,不希望夏天到来。其实每季都很新鲜,四季如春则看不到变化风景,好还是不好?我没在昆明住过,住了也会说好的,早季雨季各有千秋。

乐常者常乐

我读博士的时候已经结婚生女,经济上很拮据,但是穷学生也会设计自己的快乐生活,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不舍,但那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当时闲暇下来聚众打牌,我们自己制定了很残酷的游戏规则,输家要给对方买酸奶,只能看着对方喝,自己不能喝,嘴中还要念念有词,真好喝呀真好喝。如果没坏得绝顶聪明,是想不出这种高级惩治主意的。有一次我输了,送走了喝完酸奶的赢家,自己发狠买了两瓶,喝着着实快意,比他们多了一瓶,心里很高兴,虽然都是我花的钱。接下来的两天为了弥补亏空,到食堂只吃馒头不买菜,结果突然发现了面香,而且越嚼越出味道,往常一口馒头一口菜绝对没有这种单纯感觉,偏得的快乐可遇而不可求。当年放寒假乘火车回家,常常找不到座位,于是便用棉大衣一裹钻到座位底下枕着书包酣睡,喜称“硬

卧”——硬在那里卧着,比硬座舒服。学会快乐的前提是学会不不快乐。幸福是怎么来的?幸福是选择的结果,你不幸福,是因为你不想幸福。以郁闷心想欢喜事,也会生出忧虑。心灵是天堂,好事可以变成美事,坏事可以变成没事;心灵是地狱,好事可以变成坏事,坏事可以变成恶事。

抱怨是现代时尚。有人一见雾霾就骂大街,其实他自家就有两台车,起初就没想过低碳生活。这个世界的毛病都是别人的,自己总吃亏,一副受害者的嘴脸。大学生的抱怨尤其多,迷茫与忧虑弥漫在校园文化中。有的学生说,我们怎么高兴得起来?找工作、还房贷,压力有多大呀?活生生地将未来烦恼也拉到现在“享用”。把本事练好了,工作还是问题吗?他担心的不是自己本事不大,而是工

作不好。无论能力如何,房产是必需的,要做有产者,不如此好像就要露宿街头一样,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?我去美国见到的白领同学,工作这么些年也没买房,租住在公寓里生活也非常惬意。进入抱怨怪圈,一辈子都不快乐,会降低生活质量,如果质量原本就不高,状况会更差。

宋朝学者苏辙认为“天下之乐无穷,而以适意为悦”。快乐无限,对路子最好。每个人的快乐焦点不同,愉悦深度与浓度也因人而异,要寻找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透彻体验的健康快乐。晋代学者刘伶是酒仙,欣赏道家忘世情怀,他认为“无思无虑,其乐陶陶”。可能不是每个读书人都喜欢这种逍遥吧?我便觉得“有思无虑,其乐融融”,脑要动,心要静,这是儒道互补的天地修炼。

(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,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)

心机学

恐慌还是从容

□孙文芳

因为得值日,中午你要我早叫你起床。我看着表,看着睡熟的你,犹豫了那么一下,五分钟就过去了。叫醒你一说时间你便不高兴:说好了一点十分的,你非等到十五分!然后飞快开门离去,连“再见”也没说。我一面担心你骑车过快(因为升初一,暑假才买山地车),一面抱怨自己好心办坏事,还想着如何修复你对我的信任,同时不由想起自己的“那时候”。

我的“那时候”,生活在乡下,一个家庭里一般是三四个孩子。大人一年四季都有忙不完的活计,基本无暇顾及孩子。虽然年幼,但在割麦、秋收等极度农忙时节,我最重要的事同样是下地干活——学校有相应的假期。交什么样的朋友——都是村庄里同宗同族,虽然年龄差不多,但有辈分在,也不能算“朋友”;发生什么样的冲突——只要不是打很厉害的架,出现流血事件;有什么小心思;受了什么小委屈……全是自己处理,无人过问。所以“那时候”的我和龙应台曾经的少年时光差不多,像田间地头常见的小花小草,经风历雨,自然生长。学习成绩,大人也会过问,但只是饭桌上的偶尔。而现在,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——借用一个不太合适的短句“物以稀为贵”——你得到我们全部的关注:不仅是吃穿用度,不仅是学习成绩,不仅是锻炼身体,想到小时候的眼泪、渴望、幻想……所以你的细微表情,细心思,我都忍不住揣摩后再委婉和你交流——真的是费了很多心思的。和你同龄的孩子,不仅是各自家庭的中心,也是整个社会的关注点,因为你们是未来、是希望、是全部。我们怀着满腔的爱,却不一定表达到位——我能感觉到,和龙应台的儿子安德烈相似,你有时会厌倦,甚至想要逃避那过于充沛的爱。现在,你还小,我的话,你听不得进去,总还是听着;我做事,你看不看得惯,总还

是受着。但是,等你大些,再大些以后,你会怎么做?我又该怎么做?

天下母亲的心是相通的吧,不然龙应台在《亲爱的安德烈》里也不会说“母亲对子女的爱是生死不渝的”给自己儿子听。但深情的“表白”之后,是迫不及待地询问:你到底有没有嗑药?

唉,这就是真正的母亲。虽然儿子只是一句玩笑,母亲却心惊肉跳,急切到不能自己地让儿子赶紧证实:妈,那是说着玩的,不当真。

冷静、理智、干练的“龙旋风”,面对离开四年已从少年长成为青年的儿子,感到了无法理解无法亲近的恐慌,但她毕竟还是能够从容面对的,并且还能积极想办法去改变:三年的通信,不仅增进了母子之间的感情,也增加了两个“成年人”之间的了解与信任。这让人不得不佩服。

然而你,我唯一的孩子,几年之后,虽然我们生活在一起,虽然我们没有东西文化差异,但是,思想观念、生活态度等等的不同,不会在我们之间也产生一堵无形的墙?你会不会也是只“爱”那唠叨、啰嗦的妈妈却不能够打心底喜欢“她”?而我,自认为够开放够宽容,却能不能随着你的成长而成长?能不能真正接受“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,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‘别人’”!

亲爱的孩子,我真的不敢保证,等你到了青春期,我能坦然接受彼此的改变。我不知道,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会恐慌?也不知道,最终能不能从容、智慧地面对成长的烦恼?

相较于你的反省、妥协,作为年长者,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,我觉得我应该付出更多,改变更多。无论多么担心,多么不喜欢,龙应台也只是在心里默念三遍“咒语”,而不让自己去拔安德烈嘴里的烟。这是我必须学习的母爱的克制。

当然,要学习的很多,但最重要的是尊重、理解、接受。我希望通过努力,最终能够以我们自己的方式,用两个成年人的姿态,从容进入彼此的生活、世界和心灵。

碎碎念

外婆的电话

□崔立

外婆爱打电话。

每次母亲给外婆打电话,都要打很长时间。有几次,母亲都说了好几遍“就这样啊,我挂了啊”,外婆还在不厌其烦地说。母亲就挂不掉电话了,只好陪着外婆继续这么一直说啊说。

外婆住在乡下。母亲住在城里,帮我带孩子。

曾经,母亲也想把外婆接到城里来住。外公走得早,外婆一个人在乡下,也没个人照应,母亲不放心。但外婆不愿意,外婆说,我年纪都这么大了,就不折腾了,这城里我也住不惯,还是乡下好,神清气爽。外婆有母亲,还有大姨、小姨、小舅,一共四个子女,他们也都在城里。

最近几次打电话,母亲讲话都要特别大声,不然外婆听不见。有一次,母亲说一句,妈,你最近好吗?外婆没听见。母亲就提高声调又说了一次,外婆还是没听见。母亲就将自己的声音提到最高,门外楼上楼下的感应廊灯也被她的声音震亮了,外婆终于听见了。但接下来,外婆又听不见了。母亲不可能每句话都那么大声啊!

母亲和小舅商量,估计是外婆的电话坏了,给她换个电话机吧。小舅做小生意,经常往来于城里与乡下之间。小舅说,好,我尽快办。可一周过去了,还是没给办。母亲只好找大姨、找小姨。母亲也想过找个休息日回乡下一趟。但那时我和老婆上班也忙,加班没规律,孩子和母亲又特别亲,母亲实在走不开。

半个月后,外婆的电话问题终于解决了。

那段时间,我单位搞了次免费旅游,可以带家人一起去。老婆忙,实在去不了。母亲从没出去走动过,我就带着母亲和孩子一起去了。去的是山上,与世隔绝一般,打个电话都很困难,一去就是好几天。就在那远离尘世的地方,我们享受了一段轻松自在的生活。

回到家后的那天晚上,母亲想起了什么,有点迫不及待地打通了外婆的电话。因为是换了新电话,母亲特意问,妈,你能听清楚我的声音吗?外婆说,能听清楚,你能听清楚我说话吗?母亲说,当然。外婆说,装了新电话机后,你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。母亲愣了一下,想说什么,忽然眼圈就红了。

这事母亲后来和我说了。我听着,鼻子也酸酸的。我说,妈,这个双休日,我们带着孩子,一起去看看外婆吧。

